

独生子女一代的婚姻与分家

◆ 曹东勃



《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剧照
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进入婚生子女的轨道，面临着不同以往的家庭关系。图为电视剧《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剧照

由于“投资过度”问题所产生的双方及其家庭的情感纠葛，使得独生子女这一代成为最难于经济独立的一代，甚至有可能会在如何公平赡养双方父母问题上产生纠纷

一代，甚至有可能会在如何公平赡养双方父母的问题上产生纠纷。

信任来自熟识的双方的不断反馈。信任的反复运用生成信用。接受“一种长期拖延的不平衡”，这就好比信用卡上的信用额度，它需要相当程度的信任累积。就家庭建设而言，也是如此，“爱屋及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句自欺欺人的鬼话，即便是热恋中的人们也一定记得，屋是屋，乌是乌，不会轻易本末倒置地以此“考验”对方——盼望对方“想你所想”。在未达到一定信任程度之前，形式公平比实质公平更有利于一种和谐环境的形成。

行动单位。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有一章叫做“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他说：“婚姻的意义就在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夫妇不只是男女的两性关系，而且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孩子的出生意义非凡，哪怕是再恋家（指原生家庭）的男女，也必定会因孩子的出生而重构成自己的立场与坐标体系。从此开始，以这个三人组合——作为在社会中一切行动的基本单位，进而形成自己行动的差序格局。可惜的是，很多独生子女由于太过恋家和受家里影响至深，即便结了婚，没有等到三角结构形成的一刻，就因无法忍受而使婚姻解体。因此，对于独生子女这样有可能是具有空前的自我意识（不必讳言这一点）和感情比较脆弱的一代，要形成稳固的家庭，必须趁热打铁、不断升级；痴迷于多年恋爱，不及时领证来升级恋情，它也可能无疾而终；痴迷于丁克状态，不及时生娃来升级婚姻，它也可能迅速解体。

中国式婚姻大概正在向“不差钱”的方向挺进，再往后的一代很可能不会在房子上捉襟见肘，他们那时将从自己的父母一代、祖父母一代承继3-6套房。届时，人们对市场化、货币化进程对婚姻制度的冲击的忧虑也将显得不是那么迫切了。更让人感兴趣和令人担忧的是，已步入婚姻轨道的独生子女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一代的这笔情感上的糊涂账，心灵中爱情与亲情的特别碰撞与纠结，会怎样化解？

摘自《社会观察》2013年第5期

担的。因此，分家对于年轻一代极具诱惑。

新世纪以来的分家形势变得有些复杂。从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上看，家庭户规模是一路下降奔三而来的，上海已经降到三口以下，也就是家庭核心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主流。这一波分家的浪潮是和城市化、人口流动相伴的。在流动的年纪里，两个青年人在时间上的婚姻年龄差不断拉开，空间上的婚姻半径也空前扩大。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波分家浪潮是打工仔在工厂结识打工妹并且日久生情“裹挟”回家，那么这一波分家潮的目的地则既非男方所在地、也非女方所在地的第三地。这种“三地”婚姻在现时代能激发出诸多亮点，狗血层出不穷，低俗接二连三。

房产纠纷。A省男与B省女在C省读书，相恋，毕业，工作，落户。接下来结婚前的各种动作，就复杂了。就购买婚房而言，会出现以下几种出资方式：男方家或女方家一力承担买房费用，全款；男女家双方共同出资，全款；男方家或女方家缴首付，男女共同还贷；男女家双方共同缴首付，男方或女方独立还贷；男女家双方共同缴首付，男方或女方独立还贷。当然，也会有男女方自力更生都不靠父母的。总之这些搭配组合，都可能对应着不同的产权结构。

回家困境。逢年过节的几种可能：两人共同行动，两地错时奔波，但这里就涉及到先后问题，涉及到时间价值的通兑与换算问题，比如大年三十的一个晚上大约可以换算为几个大年初

三的价值？当然也可以采用轮换制，一年一换。也可以三个家庭在一地共同过年。也可以三个小家庭在三地各自过年。每种选择，总有几家欢乐几家愁。

代际矛盾。一家一个孩之后，各家掀起了家庭教育的大跃进狂潮，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推高了整个一代人的教育投资水平，直至今天各自把儿子闺女拿到婚姻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才发觉陷入价格膨胀以致曲高和寡的交易困境——谁都没少投入，凭啥让你家多占我的便宜？要从我这里拿走我的儿子/女儿，要么价格匹配，要么画一条价格补偿线进行货币补贴。于是传统意义上只存在于婆媳之间的竞争性关系，逐渐推广而至翁婿之间，任何一方都视自己的子女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产品，对对方则百般挑剔，恨不得对方用“买断工龄”的方式补偿自己二十余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物质和感情投入。

代际矛盾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赡养公平问题。按理说，就城市职工而言，由于较之农村居民在养老、医疗方面有相对好些的基础条件。随着整个国家战略向民生倾斜，独生子女一代真是有可能是“承担家庭中资源及利益在代际中转移而不致产生损失”，“4-2-1”结构的形成未必能够造成实质性的压力。然而，由于前述“投资过度”问题所产生的双方及其家庭的情感纠葛，也将使得独生子女这一代成为最难于经济独立的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22.心里老感到忐忑不安

12月3日，移植第三天，在医院走廊上见到曹医生，问她对汪泉目前病情的看法。曹医生说：“我刚从舱内看了汪泉出来，她右侧软组织疼痛，可能是感染引起的，怀疑是乳腺炎，准备明天做个B超检查。另外肝脏也不大好，还有些呕血，可能与消化道血小板低下有关。再就是低烧、腹泻、恶心、呕吐，这些都是移植病人的正常反应。希望家属不要过分紧张，以免给我们医生在精神上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12月5日，移植第五天，汪泉情况非但不见好转，越发让人忧虑了。三十分钟探视时间，此前总觉得不够用。这天，从视频上看去，汪泉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管子，面目浮肿，模样改变得十分厉害，身体虚弱到已无法坐起来接听电话，是护士小郑帮她把话筒从挂在床头墙上的电话机上取下来，躺着与我们通话。环妹站在视频前凑着话筒问她：“小泉，今天早晨和中午的饭菜，你都剩回来很多。是不是二姑姑做得不好吃，不对你胃口呀？”“不是。”声音听去有气无力，幽幽的。“晚饭的蛋羹你吃了没有？二姑姑照你说的，打了两百下，估计蒸出来会松软一点，你可要多吃一点。”“谢谢！”“明天你想吃什么，告诉我们，二姑姑上农贸市场给你去买。”“随便。”

就这样一问一答，有时间两句，勉强强地回答上一句，来回讲了十多分钟，还剩下半探视时间，她说胳膊痛得拿不住话筒，想睡觉，叫我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是汪泉进舱以来第一次没用完半小时通话时间。

回到住所，一晚上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汪泉躺在床上病恹恹接听电话的样子，心里老感到忐忑不安。汪泉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午饭，剩回来的饭菜数量，与送进去的几乎一样多，基本没吃。这就是说，她已经一天没进食了。许多移植成功的病人体会，在舱内只要能吃得下东西去，就是成功的一半。现在汪

泉没食欲，不想吃，吃下东西就吐出来，真是急煞人！我几次想给吴彤主任打电话，说说汪泉情况，但转念一想，这些吴主任肯定也已经知道，该采取的办法也都采取了，不好意思再去打扰。

又过了一天，到了移植第七天，汪泉索性连电话也无法接听了，只能由舱内护士小郑代劳。到了通话时间，我和环妹两人伸长脖颈，望着前方头上的视频，只见汪泉身上插满管子迷迷糊糊躺着，一动不动。小郑在电话上告诉我们：“汪泉今天有点昏迷，身上还有热度。”说话工夫，戴着睡帽露在棉被外面的汪泉大脑袋，在枕头上烦躁地转动起来，一会儿转到左边，一会儿又突然扭向右边，说不出的难受和痛苦，仿佛正在经受烈火煎熬似的，嘴里还不时地在嘟囔着什么。当然，汪泉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枯瘦的胳膊。那露在睡衣袖子外的一截，瘦得像是干枯的树枝，让她和二姑姑吃了一惊。没想到她半个多月时间，在舱内竟瘦成这样！

站在床边的护士小郑，抓起这根皮包骨头的胳膊放回被里，掖好被子。但过了一会儿又伸出来，张开五根尖爪似的指头，在空中胡乱地抓挠着，推来挡去，活像在跟我们无法看见的东西在拉拉扯扯地抗争着，怪吓人的。

我忍不住对着话筒朝护士小郑喊起来：“小郑，你最好叫醒汪泉一下，她这是在做噩梦！”小郑说：“今天一天她都这样，还净说胡话。”“她吃药怎么样？”“今天的午饭是我喂的。一点胃口也没有，吃下去就吐，吐得很厉害。不过汪泉表现不错，吐过以后就叫我再喂她，算是勉强吞下去两勺羹。”“小郑，你要多劝劝她，尽量让她多吃点东西。”“我会劝她的。”“腹泻好点吗？”“上午已拉了七八次，下午两次。平时她跟我总是说说笑笑，很爱讲笑话，今天整天昏昏沉沉，一句话都没说。”

常言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更何况一个白血病移植病人！

“这些情况曹大夫她们知道吗？”“曹大夫刚才一直在舱里，给汪泉又重新调整了用药。”看来，汪泉身上多处感染不但没有好转，还在继续恶化，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她，可对此却无能为力，真有一种痛彻肺腑的感觉。

7.怎么安叔有这么多的事情呢

安叔低垂着头，脸色由红转白。看着安叔，波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老是搓手呢，看上去就像个做错了什么事情的小孩。还有，他好像见了别人都怕怕的样子，只有跟他说话时，才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眼睛亮亮的。

波亚问安叔：“你在想以前的事情吗？”安叔说：“是啊，我以前好调皮的。还是女孩子好啊，文静，不会闯祸。不过，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要是成天一动不动的，太文静了就像傻子了。”

听了安叔的话，波亚禁不住看了他一眼，心想，安叔跟我爸爸妈妈说的不一样啊！

“可调皮归调皮，书要读好。”安叔接着说，“不是说门门都要考100分，只要读进去了就好。”

波亚眼睛放光：“安叔，你跟我爸爸妈妈说的不一样呢！”

“除了读书，每天还要想想，想想将来，想想怎么做人。”安叔继续说着。

波亚简直要跳起来了：“安叔，你跟我爸爸妈妈说的真是不一样！他们说，你就一门心思读书，别的什么都不要想！”

安叔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可我以前光调皮，书没有读好，没读进去，每天也不好想想。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波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安叔说的跟爸爸妈妈说的都不一样呢？而且，奇怪的是，安叔说的话让他特别听得进去！

波亚友好地朝安叔那边靠过去了一点。安叔拍了拍波亚的肩膀，说：“我还想问你事情呢。”

波亚想，怎么安叔有这么多的事情呢？扣子说过，事情多的人很复杂。

“波亚，”安叔搓着手，小心翼翼地问道，“如果有女孩子有个不争气的爸爸，别的孩子会歧视她吗？”

波亚想了想说：“可能会的。我们班黄杨的爸爸是个贪官，抓进去了，就有同学给黄杨起绰号，叫他‘小贪’。不过，黄杨是个男生。”安叔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

波亚说：“但不是大多数同学都这样，我就不会这样做的，我的好朋友扣子也不会这样做的！”

安叔微微露出了笑容：“是吗，这就好！对了，女孩子现在时兴留短发还是长发呢？”

波亚回答说：“学校里提倡留短发，可好像女孩子都喜欢留长发，我的同桌妮妮头发就好长，总是甩到我的脸，痒痒的。”

安叔又问：“那在学校里怎么吃午饭呢？可以自己带饭吗？”

波亚摇摇头：“不用啊，学校供应学生餐的。”

“那有肉吃吗？”安叔追问。

“有啊。”波亚回答。

安叔还是追问：“那肉肥不肥啊？女孩子喜欢吃瘦肉的吧？”

这下，波亚有点不耐烦了：“安叔，你怎么老是问我女孩子的事情呢，我是男孩子啊！”

安叔搓着手，有点木讷地笑了：“是啊是啊，你是男孩子。”

波亚说：“安叔，你就问我一些我们男孩子的事情好了。”

安叔接口道：“好吧，那我就问你别的事情吧。现在的功课难不难啊？要是完不成功课，老师会不会让站墙角啊？”

波亚用力点了点头：“功课有时好难的哦。出题的人好像总是把我们当敌人似的，好变态！”

安叔说：“是吗？我在广播里听过一个相声，说孩子们的功课太难了。做数学题吧，说有一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开灌水的水龙头48个小时给灌满了，开排水的水龙头69个小时给排完了，说两个水龙头一起开，多少时间能灌满这个水池子——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波亚瞪大眼睛：“哎呀，这就是我们的数学题啊！”

安叔也很惊讶：“现在还在做这题啊？那你能考100分不？”

波亚龇了龇嘴唇，心里说：“我才不要考100分呢。考100分会把孩子变成100岁的老人。”

两人正说着，突然，车子一个急刹车。

星星湾

简平

